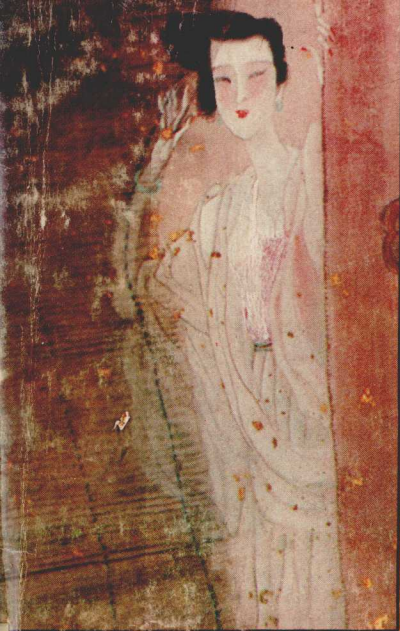




這是一葉輕舟
幫你探尋古代小說的源流勝景
這是一支寶杖
助你登上文學寶山的座座巔峯
這是一雙慧目
觀察出古典說部的現代意蘊
這是一壇老酒
讓你品味歷代名著的醇美佳境



古典小說攬勝



周維培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00097370

古典小说揽胜

周维培 著

1207/204.3



290656905

中州古籍出版社

(豫)新登字 05 号

古典小说揽胜

周维培 著

责任编辑 弦 声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平顶山市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875印张 207千字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1—2000 册

ISBN7—5348—0970—3/I·426 定价 7.80 元

序

这是一本别开生面的小说史，内容不分章节，却有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小标题，如“一代特绝之作”、“爱与美的赞歌”、“悲壮英雄史”、“儿女镜中影”、“政治狂想曲”、“官场百丑图”等等，提纲挈领，切中主题。这就摆脱了过去小说史那一套固定的章节模式，代之以生动活泼的构史新格局。特别是对于青年朋友来讲，这本书等于是小说津梁，能像引桥一样导入入门，又能导向大道发人深思。分开来看是一篇篇古典小说的评析，合起来看则是一部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其中简明扼要地勾画了古代小说的源流，从先秦神话、寓言、史传，中经六朝志怪、唐人传奇，到宋元时代兴起了白话通俗小说。接着是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盛行，又有《三言二拍》等短篇小说集的流传。进一步发展，便出现了《聊斋志异》、《儒林外史》和《红楼梦》等杰作。最后的归结，则是晚清四大谴责小说的问世。书中条分缕析，层次井然，既有纵向联系的阐述，又有横向比较的研究。作者重视二三流小说作品的发掘，评介深刻，文笔生动，做到了学术性与通俗性的贯通，科学性和趣味性的结合，确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学术专著。

本书的作者周维培同志是我的曲友，他和我一起，都师承戏曲史家钱南扬教授，专攻中国戏曲史的研究。钱先生教我们

治曲必须同时多看小说,以便相互引发,相得益彰。我体会钱先生的意思是:搞小说的人不搞戏曲是可以的,而搞戏曲史的人如果不兼通小说史则是不行的。这原因是中国戏曲的题材大都取自小说,不仅南戏杂剧多从唐宋传奇和宋元话本中取资,而且明清小说名著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与戏曲的继承关系尤为密切。所以周维培同志遵奉师教,博览古今小说,在学校里既能讲戏曲史,又能讲小说史,可说是左右逢源,触类旁通。

近年来,周维培同志在科研方面取得了丰收,除了已发表数十篇论文外,又出版了《论中原音韵》和《关汉卿散曲集》(合作)等专书。这本《古典小说揽胜》,是他在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选修课时写出来的,适合青年学子的需求,我是乐于看到他的成果的出版的。

吴新雷

1991年仲夏于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目 录

序.....	吴新雷(1)
“小说之最古者”.....	
——《山海经》.....	(1)
文言小说的雏形.....	
——先秦寓言故事.....	(10)
司马迁《史记》在小说史上的地位.....	(15)
“丛残小说”、“粗陈梗概”.....	
——魏晋南北朝小说概貌.....	(21)
《桃花源记》与仙窟神洞的传说.....	(25)
《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风度.....	(31)
《搜神记》与鬼神怪异故事.....	(36)
一代“特绝之作”.....	
——唐人传奇.....	(41)
爱与美的礼赞——血与泪的悲歌.....	
——唐传奇中四大爱情故事.....	(46)
揭示文人迷惘痛苦的精神世界.....	
——《枕中记》与《南柯太守传》.....	(52)
《虬髯客传》与晚唐豪侠小说.....	(57)

通俗小说之祖

- 唐代变文 (61)
- 《李师师外传》与宋代文言小说 (67)
- 市井细民的生活摹本
 - 宋元小说话本 (72)
- 乱世纷争图 悲壮英雄史
 - 《三国演义》 (82)
- 《东周列国志》以及其他断代史演义 (90)
- 两部开国皇帝的发迹史
 - 《英烈传》与《飞龙全传》 (95)
- 农民起义的英雄史诗
 - 《水浒传》 (102)
- 漫话《水浒》续书补作 (111)
- 一组宋代爱国名将的群雕
 - 《杨家府演义》、《万花楼》、《说岳全传》 (118)
- “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
 - 《西游记》 (127)
- 荒诞神奇的《西游》续书 (136)
- 历史演义与神魔传奇的结合
 - 《封神演义》、《西洋记》、《平妖传》 (145)
- 一部病态社会的“世情书”
 - 《金瓶梅》 (153)
- 小说史上的一股黄色浊流
 - 《肉蒲团》以及明季清初色情小说 (162)
- 《好逑传》与才子佳人小说 (168)

在宿命论包裹下的婚姻家庭悲剧	
——《醒世姻缘传》	(175)
“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	
——“三言”中的拟话本	(183)
第一部个人拟话本创作集	
——《拍案惊奇》	(191)
《鸳鸯针》以及晚明其他拟话本创作	(197)
《梼杌闲评》与晚明时事小说	(205)
争奇斗艳的隋唐历史故事	
——《隋炀帝艳史》、《隋唐演义》、《说唐》	(212)
谈狐说鬼,寄托“孤愤”	
——《聊斋志异》	(218)
“穷极文人情态”的《儒林外史》	(225)
古典小说的丰碑	
——《红楼梦》	(232)
清代四大小说批评家	
——金圣叹、张竹坡、毛宗岗、脂胭斋	(240)
“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	
——《歧路灯》	(246)
来往人间绿野之上的仙踪侠影	
——《绿野仙踪》	(254)
海外乌托邦,女儿镜中影	
——《镜花缘》	(261)
清代武侠小说的双璧	
——《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	(271)

“小说之最古者”

——《山海经》

“神话”作为一种特定含义的概念，是近代由西方经日本转道传入我国学术界的。我国古籍中相接近的意思有“神”、“怪”、“谐”、“异”诸种。我国上古神话资料比较零散，主要保存在《山海经》、楚辞、《淮南子》中，经过后人的辑录整理、分类研究，已经大体勾勒出几大系统。即：关于天地开辟和人类起源的神话；关于神性英雄的礼赞；关于诸神发明和远方异人的神话。

一般认为，上古神话是我国古代小说的摇篮。但是小说是如何从神话这个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呢？论者多语焉不详。其实这其间的转变演化的线索还是可以考镜追寻的。下面让我们以《山海经》为例，来略作说明。

《山海经》，旧传为夏禹、伯益所作。据今人考定，它大概出自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楚地学者的手笔。这部三万一千余字的奇书，被后人称作“古今语怪之祖”（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小说之最古者”（纪昀《四库总目提要》）。其实，《山海经》是一部地理博物书和巫书的杂揉，除了神话内容外，还有不少属于宗教民俗、动植物名称、矿产地、历史天文等方面的文字。《山海经》是目前传世古籍中保存神话最多也最接近

原始状态的一部书。

从总体上看,我们认为,神话故事是通过传说化、仙话化和寓言化三种形态进入小说中的。换句话说,保存在上古神话中的片断故事,经过后人不断地进行传说化处理、仙话化加工和寓言式创造,逐渐地深化主题、丰满情节、改造人物,最终成为世俗性小说,而同时也失去神话原型的面目。现在,让我们从《山海经》中选择几则神话片断,具体讨论之。

先看看后代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西王母”形象和有关她的故事。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一个容貌狰狞,不辨男女的怪神——

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是司天之厉及五残。(《西次三经》)

西王母梯几而戴胜。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海内北经》)

神话中的西王母只不过是一个有点类似人的怪神,不仅毫无后世神魔小说中的仪态万方,雍容华贵,甚至连一点女性化特征也寻找不到。然而,到了我国最早的一部长篇叙事诗《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则被史诗作家进行传说化的艺术加工,从而蜕尽兽形狰狞外貌,变成西部国都的女性君主。她气质高雅又温情脉脉,与游历此地前来拜访的周穆王交接谈话、诵诗酬答——

天子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隰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之不死,尚能复来?”天子答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愿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西王母与穆天子各诉即将分别时的眷恋情思,真有点缠绵动

人。《穆天子传》中的这个女性君王虽然脱去神话外壳，却被史诗作者过于世俗化处理了。因此到了六朝文人手中，他们又抹尽《穆天子传》中西王母形象上的世俗色彩，把她由人间国度，仙话化而上升到天界仙班，于是西天“王母娘娘”的神仙形象开始出现了。比如在历史传说《汉武帝内传》中，西王母在神殿上接见了汉武帝。作者通过武帝的眼睛，让读者瞻仰了西王母的仙姿——

著黄金褕襦，文采鲜明，光仪淑穆；带灵飞大绶，腰佩分景之剑。头上太华髻，戴太真晨婴之冠，履玄璫凤文之舄。视之年可三十许，修短得中，天姿掩霭，容颜绝世，真灵人也。

于是汉武帝目眩神摇，禁不住“跪拜问寒暄”；此时的西王母已不再同人间帝王平等交谈，更不再流露倾慕之意了。她“呼帝共坐”，让侍女端出“大如鸭卵、形圆青色”的仙桃，让武帝品尝；又命宫中善舞能乐的仙女乐师，为武帝演奏仙乐，使这个人间帝王体味到仙家生活的气派。从此，西王母形象便定型化，后起的神魔小说描写西王母以及她的“蟠桃会”都取材于此。然而，我们哪里还能看到神话原型中“豹尾虎齿”、“蓬发戴胜”的影子！特别有趣的是，六朝另外一些文人仍沿着世俗化思路去构想西王母故事。他们甚至替西王母寡居之苦担忧，为她捏造了一个配偶神——东王公。如《神异记》写道：

东荒山中有大石室，东王公居焉。长一丈，头发皓白，人形鸟面而虎尾。载一黑熊。左右顾望。……（昆仑）上有大鸟，名曰希有，南向。张左翼覆东王公，右翼覆西王母。背上小处无羽，一万九千里。西王母岁登翼上，会东王公也。这类由神话片断经过传说化和仙话化进入历史故事和神魔故

事的例证,还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如鲧禹治水,盘古开天地、舜射十日等等。在这类故事转型(尤其转向历史故事)中,上古时期的宫廷史官文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也有另一类转型故事,在发展中起决定因素的是民间宗教文化精神。比如,后世流传很广的“蚕马”故事,它的神话原型在《山海经》中非常简单——

欧丝之野在大踵东。一女子跪,据树欧丝。三桑无枝,在欧丝东。其木长百仞,无枝。(《海外北经》)

到了三国时期张俨所作的《太古蚕马记》,便将这个神话片断仙话化处理,来解释桑树名称的由来和蚕神与人间的关系

旧说太古之时,有大人远征,家无余人,唯一女,牡马一匹。女亲养之。穷居幽处,思念其父。乃戏马曰:“尔能为我迎得父还,吾将嫁汝。”马乃绝缰而去。径至父所,悲鸣不已。父亟乘以归。为畜生有非常情,故厚加刍养。马不肯食,每见女出入,辄喜怒奋击。父怪问女,女具以告,父于是伏弩射杀之。暴皮于庭。父行。女与邻女于皮所戏,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后经数日,得于大树枝间。女及马皮尽化为桑,而绩于树上。其茧纶理厚于常蚕。因名其树曰桑。桑者,丧也。

这其实是一则比较早的人兽相恋的有趣故事,它的原型虽在神话中,但在进入小说中后,则明显地带有南方农村民间传说的加工痕迹。表现人兽恋情并解释历史现象的仙话故事,还有《搜神记》中的“犬戎国”,它的原型也在《山海经》之中:“犬封国曰犬戎国。有一女子方跪进柈食。”后来的《搜神记》中则大加想象,变成神犬帮助辛帝平定高房氏之乱,被封为会稽侯,

与所赐美女繁衍后代的荒诞故事了。

《山海经》中有关殊方绝域，远方异人的神话片断，也被后代小说家通过仙话化和寓言化的奇妙处理，转变成具有讽世讥时的小故事。比如“贯胸国”最早的形态是这样的：

贯匈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一曰在豸国东。（《海外南经》）

汉代小说家首先开始琢磨这个“贯胸国”居民怎么把胸中弄成个大窟窿呢？于是他们对此进行了仙话解释。如无名氏《括地图》记载：大禹一次乘坐由范氏驾驭的二龙飞车，途经南方——

防风神见禹，怒射之。有迅雷，二龙升去。神懼，以刃自贯其心而死。禹哀之，瘞以不死草，皆生。是名穿胸国。

原来如此。但是汉以后的文人对这种解释并不满意，他们感到这个仙话太拘泥于神话原型，又距离世俗生活过于遥远。他们在想：穿胸国人身体的这种独特生理结构，在现实社会中有什么具体用处呢？于是元代周致中在他的《异域志》中加以寓言化发挥——

穿胸国在盛海东，胸有窍。尊者去衣，令卑者以竹木贯胸抬之。

这是何等风趣诙谐的喜剧性解释，而这种解释无异打上了阶级压迫的烙印。后来清代李汝珍的《镜花缘》吸收了周致中的寓言化诠释，把“贯胸国”作为一种讥刺现实的海外乌托邦的设制。

《山海经》中的这类远方异人神话片断转化为后代优美奇丽的小说故事，例证还很多。再让我们介绍一则“小人国”的例子。

周围国，在其东。其为人短小，冠带。一曰焦侥国。（《海外南经》）

有小人名曰焦侥之国。几姓，嘉谷是食。（《大荒南经》）到了后代的博物志怪小说，神话原型中小人国“冠带”“食谷”和“短小”三个特征，都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展现。比如《史记·大宛列传正义》征引的已失传的《括地志》中是这样描绘的——

小人国在大秦南，人长三寸。其耕稼之时，惧鹤所食，大秦卫助之。即焦侥国，其人穴居也。

这是一种传说化处理。另一种传为东方朔撰的《神异经》则进行仙话化加工，描写得更加诡丽奇特——

西海之外有鹄国焉。男女皆长七寸，为人自然有礼，好经纶拜跪。其人皆寿三百岁，其行如飞，日行千里，百物不敢犯之。惟惧海鹄，遇辄吞之，亦寿三百岁。此人在鹄腹中不死，而鹄一举千里。

到了六朝人的笔下，小人国的神话传说就被涂抹上世俗历史趣味的色彩。如《太平御览》所引《博物志》逸文中讲叙了这样一个故事：

齐恒公猎，得一鸣鹄。宰之，喙中得一人，长三寸三分。着白圭之袍，带剑持车，骂詈瞋目。

这个有趣故事不仅告诉我们“小人国”神话在小说家手中的不同变迁，而且对考证六朝笔记《续齐谐记》中“阳羨鹅笼”故事的祖本有意义。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这个故事借鉴于佛经典籍。其实，它的最早源头应是我国上古神话“小人国”。而《博物志》这段记载可能就是“阳羨鹅笼”的祖本之一。

总之，从《山海经》的神话片断逐渐生发成长为小说故事，

是经过许多代文人和民间艺人的反复加工而成的。好比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最终我们看不到雪球的核心——那神话原型；看到的只是晶光闪亮，巨大硕壮的雪球外廓——后代小说故事。

在另外一方面，以《山海经》为代表的上古神话，在神性人物上的奇幻构思和变型处理，也给后代小说家巨大影响。比如，我们现在都说，吴承恩的《西游记》在神魔形体构想上具有浪漫主义特色，它们是兽形、人性、神功三者的结合（如孙悟空、猪八戒、牛魔王等等），其实，我们在《山海经》中也能发现许多这类兽与人的形体组合，如动物中有“马脚人手而四角”的獬如；“如豹而长尾，人首而牛耳”的诸犍，“赤身人面马足，其音如婴儿”的夔夔；“其状如犬而人面”的山猓，等等。《山海经》中还有不少狰狞怪诞的自然之神，它们更具备后世小说中神魔形象的特征。如山神中有龙身而人面、牛身而人面、马身而人面、虎身而人面、人身而龙首的种种形体组合；水神中也有“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的天吴、“九首人面、蛇身而青”的相柳等等，其他如雷神、海神莫不是形体上为人与兽的揉合，而它们的中枢特征则是神。可见，《山海经》为后代小说家神魔形象的塑造提供了多么完备而富有创造性的楷模。

至于《山海经》有关神话形象的“变形”和“变化”描写，也同样使后代神魔流派小说家获益非浅。比如，人们最熟知的神话故事，衔木填海的“精卫”鸟，生前是炎帝的少女，溺死之后变形为鸟。夸父追逐太阳，渴死道途，他手中的杖则“化为邓林”，荫庇后人。而那位与天帝“争神”的刑天，简至就是《西游记》中高呼着“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孙悟空造反精神的先驱——

刑天与天帝在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

另外，《山海经》和《淮南子》还描写了一些神话形象灭亡之后的自身繁衍。如巨人女媧死后，她的肠子化作十神；鲧死后从他尸体中生长出禹；而禹又化作熊开山治水等等。这一切，都使后代神魔小说家思路大开，促使他们在神魔形象“变形”、“变化”中展开奇思幻想。于是，我们看到了《封神演义》中哪吒剖腹还肉给父母后，又从荷叶莲花中转换出新的生命，变形后的哪吒有着三头六臂；而孙悟空的七十二般变化，牛魔王被斩首后，“那牛腔里又钻出一个头来”等描写，虽然富有创造性，但它们的源头则不能不追溯到上古神话中。

最后，《山海经》这种以山川地理为线索和经纬，以远方异人、奇兽、珍禽、神灵、仙长的神话片断描写为内容的结构形式，开创了汉代以后地理博物志怪小说流派。下面择其重要几种简略介绍之。

无名氏的《括地图》，多采用《山海经》中有关殊方异族的神话材料，加以丰富和发挥，如我们上文引述关于“贯胸国”的仙话。

传为东方朔所作的《神异经》，描述八荒的山川景观、神怪异人、草木禽兽，文字多承袭《山海经》而有所变化。但该书创造性也是明显的，如上文关于“东王公”的描写。另一则“朴父”夫妇的记载对我们了解古代生殖器崇拜的社会习俗很有帮助：

东南隅大荒之中，有朴父焉。夫妇并高千里，腹围自辅。于初立时，使其夫妻导开百川，懒不用意，谪之并立东南。男露其势，女露其牝，不饮不食，不畏寒暑，唯饮天露。须黄